

容闳和中国近代首批官费留学生

关 威

1872年清政府派遣中国近代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去美国学习，容闳正是中国近代官费留学生出国学习的提倡者和实行者。

容闳，字纯甫，1828年生于广东省香山（今中山）县的南屏村。容闳家中共六口人，生活十分贫困。他七岁那年被父亲送进澳门一家英国教士办的小学。1847年，一个名叫勃朗的美国教士离职回国。在征得容闳家里同意后，勃朗将容闳以及他的另外两个同学带到美国去学习，为的是让他们成为美国在华传教的助手。

容闳到美国后，先入麻萨诸塞州的孟森中学学习。1849年中学毕业后，考入著名的耶鲁大学。他学习非常努力，曾二次荣获英文作文奖金。由于经济来源有限，他在课余时间常做些杂活，挣点钱来补贴生活。后来他入了美国国籍，信奉了基督教，还娶了一个美国妻子。这样，他成为中国近代一个最早的较全面的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

他去美国时还不到二十岁，头脑还比较单纯。经过了长期的资产阶级教育和亲身经历后，他的思想已相当程度地“西化”了。但他却从未忘记自己的祖国。他目睹西方的社会状况，联想到落后、衰弱的祖国，感触颇深。他后来回忆说：“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尤甚，每一念及，则为之怏怏不乐，……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容闳：《西学东渐记》）。他结合自己的经历，逐步形成了一种思想：就是要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

术和思想文化传播到沉睡的中国，“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同上书）。他大学毕业后，断然拒绝为美国传教服务，怀着爱国的情感和为祖国富强尽力的理想，于1855年回国。当时正是太平天国起义的高潮时期，国内政局动荡，容闳只好先在香港和上海呆了一段时间。1860年，他曾到过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向干王洪仁玕提出“富强策”七条。

当时洋务运动刚刚开始，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容闳，虽然在某些问题上与洋务派有分歧，但是在发展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加强清朝统治这些基本点上，他们的认识是有相同之处的，因此他不遗余力地为洋务“新政”而奔走。由于当时风气初开，清政府中了解外国情况的人寥寥无几，容闳便成了洋务活动的活跃人物。1863年洋务派头子曾国藩派他去美国购买机器，买回的机器装在江南制造总局。为此，曾国藩还专折为他请官，使他得到候补同知的官衔。

容闳在洋务活动过程中，始终在思考着他的将西方学术输入中国的计划。1870年，他作为译员随曾国藩等人去处理“天津教案”，借此机会，他向曾国藩提出了他的怀之已久的“教育计划”。他的计划共有四点，其中第二点是中心，即“政府宜选派优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材”（同上书）。并提出具体作法是：初次以一百二十名为额，分四批派遣，留学时间为

十五年。这个计划在当时的影响很大。由于封建的传统观念仍十分强大,清朝统治集团中的顽固派一直视洋务为数典忘祖,派学生出洋更是有碍旧学,自然受到非议。可是曾国藩等人十分赞赏这个计划。曾国藩同李鸿章一起两次上奏折,请求清廷批准实行,并推荐容闳负责办理此事。曾、李在奏折中说:“伏查挑选幼童出洋肄业,固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所有携带幼童委员,联络中外,事体重大,拟之古人出使绝域,虽时地不同,而以数万里之遥,需之二十年之久,非坚忍耐劳,志趣卓越者,不足以膺是选。……江苏侯补同知容闳,前在花旗(指美国——笔者)居处最久,而志趣深远,不为习俗所囿,……该员练习外洋风土人情,美国尤熟游之地,足以联外交而窥秘钥。”(《洋务运动》(二),第157页)清政府也对此寄一定希望,认为留学生们“虽未必皆成伟器,而人才既众,当有瑰异者出乎其中”(同上书,第154页)。为防学生们忘掉封建伦理纲常,清政府特地规定留学生们随行带去汉文教习,专为教授儒家经典,并规定了遥向清朝皇帝叩头的日期,更可笑的是还要带上理发匠,为学生剃头梳辫。同时还特地派了一个翰林、刑部主事陈兰彬为留学生监督,而任容闳为副监督。实际上,陈兰彬对于洋务外交一窍不通,一切有关的事情都要靠容闳办理。

1872年8月11日,经过考试遴选的第一批留学生三十名启程赴美。随后,1873年6月、1874年11月和1875年10月又有三批各三十名学生先后赴美。这些学生当中最大的十六岁,最小的只有十岁,大都是东南沿海一带人,广东省的最多。

留学生刚到美国时,住在新英格兰的斯林非尔。留学监督事务所也设此。学生们补习了英语后,入当地学校学习。几年后陆续考入各高等学校和专门学校。后来,留学监督事务所迁到康纳特克州的哈特福德城,并于1874年在城中的克林街建起一幢可容七十多人的三层楼房作为留学基地。

在整个留学期间,容闳对学生们的学习

和生活都照顾得十分周到。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予与诸学生相处既久,感情之亲,不啻家人父子。”(《西学东渐记》)学生们接受了西方教育,知识丰富了,思想也逐渐开化起来。有的经常参加些社会活动、宗教仪式和体育运动;有的并且改穿西服。为这些事,陈兰彬同容闳曾多次争吵。其他几个顽固分子也对学生们和容闳的行为表示不满和责备。但容闳坚持支持学生们的行动。

1875年底,清政府任命陈兰彬和容闳为中国驻美国正副公使。这对于容闳来说无疑是很难得的。但是他出于强烈的事业心和对学生们深厚感情,对此不以为喜,反以为忧。他担心“一旦舍之他去,则继予后者,谁复能如予之热心为学生谋幸福耶?”(同上书)于是他上书李鸿章,请求让他继续留在留学监督事务所。清政府批准他任驻美副公使兼管留学监督事务所,这使容闳十分欣慰。但是时隔不久,新的风波又起,而且是不可平息了。

1876年,由陈兰彬推荐,清政府任命一个翰林吴子登为新的学生监督。他历来认为学生出洋是离经叛道,一到任就对学生们的言谈举止十分恼火,处处训斥。他并造谣诬告容闳纵容学生荒废中学,任其放荡淫佚。他认为这样的学生“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同上书)。于是吴子登奏请撤掉留学监督事务所,召回留学生。其他一些顽固分子也鼓噪附和,推波助澜。容闳虽竭力申辩,终是势孤力单,无法挽回局面。1881年,清政府决定撤消留学监督事务所。所有的留学生于同年分三批先后回国。他们当中仅有欧阴赓和詹天佑二人已大学毕业,其余皆被迫中途辍学。

容闳的轰动一时的留学计划就这样被顽固势力半途扼杀了。但容闳的努力也没白费,这批学生后来大多成长为中国最早的近代科技人员及其它方面的专门人材。这次派遣留学生有助于西方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输入中国,有助于国内新式学校和新式教育的发展,对中国的封建旧教育给以较大的冲击,也对以后的留学运动的兴起有所促进。